

西
夏
書
事

西夏書事卷十四

青浦 吳廣成西齋 纂

康定元年

契丹重熙九年

夏天授禮法延祚三年夏四月西

蕃磨唃毡謀攻涼州

磨唃毡與父唃廝囉猜阻雖各治一城別立文法
然終不能統攝諸蕃寶元中中朝欲兼撫之命爲
順州團練使磨唃毡感恩上表言有兵二萬願取
西涼請遣使護仁宗詔嘉之

五月取塞門砦執砦主高延德遂破安遠諸砦

塞門蕃部舊址在蘆子關南距金明二百里向屬
夏州淳化中金明守將李繼周開治塞門鴟兒兩
路建砦其地然與延州相距路無人煙一水屈曲
涉渡五十七處勢殊孤絕元昊于二月中自延州
退兵金明遣首領約遇沒兀等部蕃騎七百餘在
塞門旁近駐泊已率大衆攻之砦中兵纔千人堅
守五月屢告急於鄜延總管趙振振遣百餘人來
援趙振別傳元昊圍塞門有軍士趙義亡歸延州
言元昊嘗殺犬與延德誓使爲內應振信之故
不敢救與宋元昊盡殲之聲言中國已棄此砦力
史振傳異

破之殺兵馬監押王繼元執砦主內殿承制高延

德悉取其糧草器甲

畢氏續資治通鑑云據陳水記聞振移書延德言可守則

守不可守宜拔兵民以歸延德城守半散振卒不救乃率衆棄城夏兵據險邀之與衆俱沒李氏長編頗采之然長編於五月甲子但書元昊陷塞門執延德不書棄城走宋史趙振傳亦不載移書事

乘勝圍安遠天風雨路泥淖蓬蒿深没人膝元昊

慮延州援師至伏兵渾州川以邀歸路安遠失援

亦破於是分兵旁取栲栳黑水等砦五龍川一帶

邊戶焚掠殆盡

宋史夏國傳夏人攻金明執李士彬破安遠塞門承平諸砦范仲淹

慶歷元年正月奏疏云請以二月半合兵萬人自永平砦進築承平砦俟承平畢功又擇利進築以

卷一百一十四
二
牽制元昊而仁宗本紀夏五月元昊陷塞門又陷
安遠李氏長編五月甲子元昊陷塞門乙亥陷安
遠並不載破承平事惟韓琦奏議云栲栳塞門安
遠黑水等砦自爲元昊所破直至延州更無障蔽
其承平長寧南安等砦亦當時倉猝棄之是
承平乃中國自棄者夏國傳謂元昊破誤

歐

陽修曰元昊假借名號以威其衆先擊砦堡之易
取者一二然後訓養精銳爲長久之謀故其來也
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
或聲言擊吾東而擊西或聲言擊吾西而擊東乍
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減息也吾欲
速戰彼則持重以養銳坐以待戰彼則斂避而不

來直待中國已困民力已疲又或中有水旱之災
調歛不勝盜賊四起彼乃奮其全力盡銳深入觀
其始告稱帝迄上嫚書逾年不出一出則鋒不可
當執劫蕃官擒獲將帥多禮不殺此其陰謀所蓄
豈伊朝夕之故哉

華州生張元吳昊來投官之

華州生曰張曰吳者

王鞏問見近錄以張元爲許州人疑誤

負氣倜

儻有縱橫才果舉不第

熊克復九朝通鑑李氏長編謂張元爲華州進士又

元作源俱誤

薄游塞上覘覽山川風俗慨然有志經畧

恥于自售放意詩酒出語驚人

田畫承君集張有鷹詩云有心待擄

月中兔更向白雲頭上飛又云好著金籠收拾取莫教飛去別人家吳亦有詩欲謁韓范二帥恥自

屈乃刻之石上使人拽于市而哭其後與容齋三

筆所記同聞見近錄又載元客于長葛間縣河有

蛟長數丈每飲水轉橋人爲斷行一日蛟方枕石

飲元自橋上負大石中蛟宛轉而死血流數里又

每夜遊山林口吹鐵笛羣盜皆聞聲而而邊帥皆

避是其策驚不羈不特詩詔驚人也可

莫之知俚無所適聞元昊屢窺中國遂西走

聞見近錄

云元爲縣宰所

過項羽廟沽飲極酣醉酒像前悲

歌秦皇草昧劉項起吞併之詞大慟而行旣入國

二人自念不出奇無以動聽各更其名相與詣酒

肆劇飲終日引筆書壁曰張元吳昊飲此邇者執
之元昊責以入國問諱之義二人大言曰姓尙未
理會乃理會名耶時元昊尙未更名曩霄所上表
奏仍用中國賜姓也聞言悚然異而釋之日尊寵
用事後入寇方畧多二人導之云

按昔魏公叔痤荐衛鞅于惠王曰不用卽殺之
王以爲悖而不聽後鞅入秦遂強秦而弱魏蓋
懷才之士不爲我用卽爲敵資況負氣倜儻縱
橫不羈如二人者乎顧是時韓范生兵需才孔

亟凡智能之士無不位置攸宜器使各當而獨
于二人失之豈非天哉

夏州民韓福內附

福初名懷亮見元昊僭侈日盛自夏州內奔請改
名自效仁宗詔隸神衛軍後從任福破白豹城有
功補承局尋遷三班借職

按張吳以中國士人甘投夏國律以春秋去夏
就夷之義罪豈能辭福乃羌屬小民獨能潔身
慕義亦可嘉矣此書于冊使後世之士有如張

吳者聞福之風或媿而止歟

六月歲星犯井鉞秋七月又犯東井

在井十三度

分兵攻金明

元昊久駐金明朝廷使鄜延鈐轄張亢都監王達
率兵擊之始退延州兵馬都監周美請于安撫副
使范仲淹曰夏人新得志勢必復來金明當邊衝

若不亟完將遂失之仲淹因屬美城焉

宋史明鎬傳爲陝西

轉運使元昊寇延州破金明砦既去議修復其城鎬以百餘騎督將士一月而成李氏長編所載同

與周美
傳異

數日元昊使兵攻之陣于延州城北三十里與美力戰抵暮不解美徙軍山北多設疑兵將士望見以爲救至引還旣而復出艾蒿山至郭北平與美兵夜鬪美令部卒持炬從間道上山四面大譟衆懼而走失牛羊橐駝鎧甲數千計

附

遼史杜防傳重熙九年夏人侵宋宋遣郭禎來告請與夏和上命防使夏解之如約罷兵各歸侵地攷興宗紀九年秋七月癸酉宋遣郭禎以伐夏來報遣樞密使杜防報聘不言如夏解

和傳疑誤

九月攻三川砦圍鎮戎軍大掠

涇原素稱衝要自鎮戎至渭州沿涇河大川直抵

邠涇畧無險阻雖有城池盡據平地與夏國路徑

交雜元昊率兵徑攻三川砦殺西路都巡檢使楊

保吉敗都監劉宗李緯等兵進攻獅子定川堡守

將三班借職郭綸

實錄及韓琦奏議並作倫據蘇轍樂城集有郭綸傳載綸守定

川事差詳今從之

固守不能下掠劉璠堡降指揮王遇都

虞候劉用

宋史范祥傳祥通判鎮戎軍元昊圍城急率將士拒退之遂築劉璠定川二堡

與夏國
傳異

連破乾河乾溝趙福三堡圍鎮戎涇州駐

泊都監王珪以三千騎由瓦亭來援遇于獅子堡
揮兵圍之數重珪奮力闢破圍出會日暮珪語其
下曰兵法以寡擊衆利在暮復入陣索戰有驍將
持皂旗出槍直珪胸傷其右臂珪以左手杵腦碎
之又一將以槍進復斃之夏兵大驚將引還會珪
以馬中流矢退元昊留軍大掠三日聞涇原鈴轄
郭志高率大兵趨三川乃還

環慶官軍入白豹城師還復之

元昊之圍鎮戎也安撫副使韓琦使環慶副總管

任福率兵七千聲言巡邊自慶州東路華池鳳川

鎮趨七十里至柔遠砦大犒蕃部卽席部分諸將

夜抵白豹城

范仲淹奏議延安之西慶州之東夏界百餘里侵入漢地中有金湯白豹

後橋三砦阻絕延慶二州所經平明克之破蕩骨

過道路使兵勢不接策應迂遠咩等四十一族擒團練使一人蕃官四人蕃部走

匿土控中福焚殺之又燒積聚倉場酒務及太尉

衙元昊恐延慶合兵興州有失急回師援官軍已

退令騎躡其後神木北路都巡檢范恪引兵伏崖

險俟半渡邀擊元昊與戰不勝乃還城中焚毀一

空令蕃衆修葺居之益兵爲守于是白豹復固

夏西

本末康定元年九月范仲淹令任福等出師
往攻夏白豹城破之而宋史屬之韓琦傳

周禮

曰元昊兵寇三川官軍不能禦琦使任福夜攻白
豹破其族屬焚其積聚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
勢禁之道也

設鐵冶務於夏州冬十月官軍分道來攻拒却之

夏衆甲冑皆冷鍛而成堅滑光瑩非勁弩可入蓋
夏州多鐵州東設鐵冶務去河東麟府界黃河西

約八十里先是部署葛懷敏出保安軍北木塲谷
由鬼年嶺襲破夏兵數千人逐之直逼夏州而還
于是知延州范仲淹謀取鐵冶務以圖夏州復遣
懷敏與麟府都監朱觀率兵分六道掩襲觀等入
界破一十餘砦族帳二十餘處抵洪州夏人結砦
捍拒陰令橫山蕃部盡據險要出邀官軍後懷敏
等戰不勝再宿而退田況曰夏界諸處設備甚
嚴官兵入界謂之打虜所獲無幾陷沒極多如郝
仁禹打瓦娥族亡三百四人無所獲任政打鬧訛

堡亡百九十三人秦鳳部署司打隴波族亡九十
六人各獲首一級其餘大亡小獲無足言者至于
劉謙高繼嵩等破龐青諸族朱觀等入洪州牽制
皆爲有功者也然無不殺戮老弱以增首級此皆
吾民旣淪於異域而又無辜被戕反使遺民稱冤
西界以求復仇吁可媿也已

進兵爭青澗城敗於歸娘谷

夏國蘆子平扼金明要路元昊留兵戍守范仲淹
遣侍禁黃世寧攻破之然地遠不能守延州東路

鮮藩離邠州判官种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興之以當敵衝右可固延安之境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仲淹爲請于朝令世衡董其役城成賜名青澗以世衡知城事元昊攻之不能克退駐歸娘谷仲淹遣閭門祇候張繼勲更番襲擊夏兵屢敗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

十一月築遮鹿砦以綏州狗兒廂主守之已而戰歿

元昊見延州築青澗城又聞都監朱吉駐延安砦防東路指揮王信張建侯黃世寧駐保安軍扼中路巡檢劉政駐德靖砦控西路指揮張宗武等分屯敷政諸要害密佈兵馬聲勢日盛乃于綏州界外修築遮鹿要冊二砦使狗兒廂主戍兵禦之范仲淹遣兵馬監押馬懷德以所部掩襲廂主督兵出戰懷德射殺之于是要冊海溝茶山龍柏安化等砦皆不守

侵隴干城

初曹瑋知渭州于六盤山外隴干川築隴干城

陽

修王堯臣墓志作籠竿城

以蔽蕭關鳴沙諸路厚集土兵守之

曰異日秦渭有警此必爭之地也

王堯臣奏隴隴十城蕃漢交易

市井富庶與近邊州郡不同其地去夏界則路甚平易去中國則有山川之阻所以夏必窺伺

元昊攻鄜延涇原不得志謀犯秦渭由生羌同家堡

入圍隴干提點陝西刑獄劉兼濟將千餘騎禦于

黑松林夏兵不能進兼濟平之弟也

十二月慶州官兵入十二盤咄當迷子二砦潰

元昊計數黜賞罰明蕃部受約束者無不盡力爲

用慶州界北十二盤及咄當迷子二砦並戍人保聚處元昊入邊輒舉烽揚塵作援應勢慶州將范恪會諸道兵攻之抵十二盤蕃衆拒戰甚力恪中流矢不顧已視砲石中有火藥者恪取號於衆曰夏兵矢盡用竈下斃矣士卒聞之爭奮破十二盤於是咄當迷子族戶皆委砦徙帳而北

慶厯元年

契丹重熙十年

夏天授禮法延祚四年春正月涇

原官軍襲威福軍遣蕃官骨披等僞降不納

黑山威福軍駐黃河西涇原都監桑懌率兵襲之

焚族帳掠馬馳甚衆元昊遣指揮骨拔等四人詐
投懌軍設誓願爲中國効力懌以告安撫使韓琦
琦不可

附

李氏長編正月乙亥并代部署司言西兵寇
麟府二州請發鄜延等路兵馬入西界以牽制
其勢攷宋史夏國傳是時元昊尙未攻麟府長
編不知何據

歸塞門砦主高延德於延州請和安撫副使范仲淹
使以書來

元昊知骨拔等計不行歸延德詣延州與范仲淹

約和

劉溫潤西夏須知元昊雖數勝然亦死亡瘡痍殆半又誅殺不常肘腋數叛終不能大斥

境土而中國兵益練習名將稍出頗究敵中情狀元昊始欲臣矣乃歸塞門砦主高延德乞和宋史

夏國傳因紀此事於七月仲淹見未具表奏且書

有僭號不可以聞

李氏長編云延德之來初無書也而畢仲游作孫沔神道碑云

高延德奉書至延州已送闕下據此則書固有之然以爲送闕下則誤乃自爲書遣

監押韓周張宗永同延德還

西夏本末延德被執後放歸漢界遂配遠

方與長編所載異致元昊曰高延德至傳大王之言以休

兵息民之意請於中國甚善又爲前者行人不達

而歸故未遣親信不爲書翰然詞意昭昭有足信
矣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固當盡誠奉答曩者
景德初兩河休息中外上言以靈夏數州本爲內
地請河朔之兵合關中之力以圖收復我真宗皇
帝文德柔遠而先大王歸向朝廷心如金石言西
陲者一切不行待先大王以骨肉之親命爲同姓
封爲夏王旌旗車服極王公之貴恩信崇厚終始
不衰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忠順之功所
致也自先大王薨背今皇帝震悼累日遣使弔賻

有加禮以大王嗣守其國爵命隆重一如先大王
大王以青春襲爵不知真宗有天地之造違先君
之誓書遂僭位號累遣人告於朝廷歸其旌節中
外驚憤請收行人僂於都市皇帝非不能以四海
之力支持一方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
之大功豈一朝之失而驟絕之乃不殺而還假有
本國諸蕃之長抗命于大王而能含容若此乎省
初念終天子何負于大王前代故事諸侯干紀卽
日追奪爵命購求罪首朝廷寬大至于半年有司

屢告方令下詔此國家舊章不獲已而行也二年
以來疆事紛起耕者廢耒織者廢杼且使戰守之
人日夜競爲豺虎吞噬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
敝耶天子遣仲淹經度西事命之曰有征無戰不
殺無辜王者之師也仲淹拜手稽首敢不夙夜于
懷至邊之日諸將士多務小功不爲大畧未副天
子之意仲淹與大王雖未嘗高會向者同事朝廷
于天子則父母也于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于父
母而欲害于兄弟哉可不爲大王一二陳之大王

世居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俗而稱號獨與中朝
侔豈欲以契丹自帝比乎夫契丹自石晉朝有援
立之功久僭尊號若大王則世受天子厚恩如諸
蕃有叛者大王當爲霸主率諸侯伐之則世世有
功王王不絕乃欲擬契丹之稱究其體勢昭然不
同也昔在五代羣雄咆哮生靈塗炭後唐明宗祈
天生聖人以救天下是年我太祖皇帝應運而生
及歷試諸艱中外欣戴受禪于周不血一刃四海
大定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太宗皇帝聖文神武

表正萬邦真宗皇帝奉天體道清淨無爲與契丹
通好受先大王貢禮自茲天下熙然同春今皇帝
早朝至晏從諫如流有忤雷霆雖死必赦故四海
望如父母真傳所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世之
朝也仲淹料大王建議之初人必謂邊城少備士
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向必克今強人猛馬奔衝漢
地二年于茲漢之兵民蓋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
一將肯歸大王此可見聖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搖
之驗也今邊土訓練日精恩威已立將帥而下莫

不效命爭議進兵招討司現統兵四十萬約五路
入界著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強者賞害
老幼婦女者斬遇堅則戰遇險則奪可取則取可
城則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死者
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而官軍之勢不獲已
也仲淹又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嘗與
招討太尉夏公經畧樞密韓公竊議其事莫若通
問大王以息兵爭以重民命其美利甚衆也蓋大
王能以愛民爲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王之

志天下孰不稱賢一也倘衆多之情三讓不獲則如漢唐故事單于可汗之稱尙有可稽于本國語言爲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蕃漢之人復臻康泰無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慘三也又大王之府用或闕朝廷每歲必有物帛厚賜爲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蕃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按漢諸侯王相皆出眞拜又吳越王錢氏有承制補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

王之體五也昨有邊臣上言乞以官爵金帛招致蕃部首領仲淹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蕃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遐邇同太平之樂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僂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主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向順自不失富貴而宗族必更優恤七也又馬駝牛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如以仲淹爲可從則君臣同利不從則彼此相傷憂患何時息哉惟仁人擇焉

按是時經畧西事韓主用兵范主招納嘗有夏人杜文廣至延州言西界聞會兵入討國中呼集點配遷徙驚擾使乘此時令諸將直搗興靈疾雷不及掩耳元昊善謀亦難爲備乃朝議遷延元昊因順仲淹之說遣使約和蓋其志犯秦渭惟恐延州赴援籍此爲歛兵計耳仲淹遺書答之墮其術中矣

西夏書事卷十四終

西夏書事卷十五

青浦 吳廣成西齋 纂

慶歷元年

契丹重熙十年

夏天授禮法延祚四年春二月侵

渭州誘官軍于好水川敗之殺行營總管任福等

元昊聞中國師出有期潛聚兵一路俟官軍出界擊之已知不果乃大閱折蘆會令諸將擇利進兵僞使人至涇原請和韓琦曰無故請和詐也令諸堡戒嚴而自行邊甫至高平夏兵已入渭州境薄懷遠城琦急趨鎮戎軍盡發其兵又募勇士萬八

千人命總管任福將之以都監桑懌爲先鋒鈐轄
朱觀都監武英王珪各率所部從琦授福方畧申
令持重是夕夏兵趨懷遠東南旦日與福所部西
路巡檢常鼎劉肅戰于張家堡盡棄牛羊馬駝佯
北福自捺龍川引輕騎數千前逐薄暮偕桑懌屯
好水川觀英等屯籠絡川中隔隴山相距約五里
期明日會兵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于川口先
以數銀泥合密封鴿百餘置道旁詰旦福與懌循
川西行出六盤山下將近羊牧隆城得合發之鴿

自中起盤飛軍上俄而鐵騎四合自辰至午相持
不決元昊忽令陣中樹飽老旗長二丈餘左麾左
伏起右麾右伏起自山背下擊官軍多墮崖相覆
壓懾肅戰死元昊復分兵斷福歸路福力戰身被
十餘矢小校劉進勸福自免福不可揮四刃鐵簡
決鬪鎗中左頰絕喉而死子懷亮亦死元昊併兵
攻觀英殺英珪及參軍耿傅渭州都監趙津等惟
觀以千餘人免初中國以戶部尙書夏竦爲陝西
經畧使竦揭榜塞上得趙元昊首者賞錢五百萬

貫元昊亦令人入塞伴爲賣箔者遺其箱于食肆
人以獻竦啟之中有榜得夏竦首與錢三千文是
役也張元題詩界上寺壁云夏竦何曾聳韓琦未
足奇滿川龍虎輦猶自說兵機後書太師尙書令
兼中書令張元隨大駕至此題張元題詩聞見近
錄云在攻郾延執
劉石時周輝清波雜志記在
敗任福後當以周說爲是史臣曰元昊乘中

國弛備悉衆寇邊王師大勦者三夫豈天時之不
利哉亦人謀之不臧也好水之敗諸將力戰以死
噫趨利而違節度固失計矣然秉義不屈庶幾烈

士者哉

按議者謂福以素未撫循之衆臨敵受命法制不立既又分出趨利以至于敗說殆非也元昊聞朝廷聲討方謀聚兵一路以拒官軍及朝議中止乃分兵四出蓋知涇原主戰非大創之不足挫其銳也故僞和以絕延州之援詐敗以驕諸將之氣道旁銀合陣內長旗其詭譎之智豈福等所能料哉書誘書敗著其黠也

圍劉璠堡

涇原屬戶萬餘帳向來驕悍元昊六盤山之戰皆其嚮導故兵行徑路及設伏之處一如宿計是時引元昊乘勝圍劉璠范仲淹遣環慶都監劉政將銳卒五千來援夏兵聞之遂還

附范仲淹奏議山外兵敗之後據慶州申郝仁禹等領兵入夏界輸折甚多又田况奏議仁禹打瓦娥族亡三百餘人此事紀傳不載

三月復以嫚書遺延州

韓周等始入界迎者皆叩頭稱賀禮意殊善又行

兩日卽聞山外兵敗狀意便驕慢旣抵國中元昊
不見留四十餘日方令親信野利旺榮爲書書共
二十六紙語極怨尤不遜又以劄付周等要求數
事使人同至延州范仲淹發書對使焚之僅存後
幅求通好語及周所資劄上之樞密院

夏四月掠儀秦二州

夏國首領各將其種落兵謂之一溜少長服習作
止自然旣成行列每餐以手掩口絕不笑言整飭
如是元昊之寇渭州初分兵爲四溜期集于好水

川任福所遇乃先至之一溜也猝遇福軍而駭欲
奔所聚之地福不知虛實乘勝尾追遂陷大陣然
諸將力戰至死不肯退夏兵雖勝殺傷亦相當故
攻劉璠堡不克還屯天都山令游騎剽掠儀秦二
州屬戶聞秦鳳副都部署曹琮設伏以待乃退
沙州回鶻來侵卻之

回鶻土產珠玉爲最帛有毳羅綿毛氎絨錦注絲
熟綾斜褐藥有膾膈臍礪砂香有乳香安息篤耨
其人善造賓鐵刀烏金銀器或爲商販市于中國

契丹諸處往來必由夏界夏國將吏率十中取一

擇其上品賈人苦之後以物美惡襍貯毛連中

洪皓

松漠紀聞云毛連以羊毛緯之單其中所以爲袋以毛繩或線封之有甚麤者若間以襍色毛者則又甚輕細然所征亦不貲自元昊取河西地回鶻種落

窟居山谷間悉爲役屬曹琮在秦州欲誘之共圖

元昊得西川舊賈使諭意于是沙州鎮國王子遣

使入貢奉書曰我本唐甥天子實我舅也自李氏

取西涼遂與漢隔今願率首領討夏已而以兵攻

沙州不克

以中書令張元爲國相

元好陰謀多奇計然性喜誅殺元昊殘暴多其贊成故倚畀尤重

五月遣盜入涇原

元昊行兵每以厚賞用間諜哨探至數百里外必得其實又陰養死士專備刦刺初夏竦議五路進師集幕職兵官密置兵馬分擘糧草凡五晝夜皆有文字封鑰大櫃中數人不能舉一夕失之竦謀遂沮是時韓琦駐涇原夜有人攜匕首入寢門遽

襄帳琦起問誰何曰來殺諫議問誰遣來曰西夏張相公命琦復就枕曰取余首去刺者不忍取金帶而出琦明日亦不治此事俄而守陴者以原帶獻蓋刺者故張其事以搖中國軍心也

按網目書盜十一書使盜三罪使者也涇原之盜雖言張元所使實則元昊主之不書元者罪有攸歸也

秋七月河東屬戶也羅導攻麟州圍十八日而解夏國與陝西有大河之限難于援應若自興州徑

越河津不十日程可入麟府元昊于河西伐木編筏將爲渡河計會河東屬戶也羅新授殿侍求錦袍驛料於兵馬鈐轄康德輿不與也羅有怨言或譖其與夏國通戰則反射漢人也羅不能自明遂投夏導兵入寇聲言侵關隴知并州高繼宣請備麟府已而乜羅果以河東兵弱自後河川逕渡首攻麟州四面屬羌盡遭驅脇都監王凱乘城拒鬪十餘日不解繼宣帥兵赴救自陵井抵天門關及河師半濟黑靈暴合舟不能進繼宣具牲酒爲文

以禱俄而晴朗師盡濟道勇士斫營不勝募黥配

廂軍二千人號清邊軍令凱將之出次三松嶺元

昊揮兵數萬圍之清邊軍奮鬪夏兵敗斬首千餘

蹂躪死者無算遂解圍退

魏泰東軒筆錄麟州踞

中無井惟一沙泉在城外其地善崩俗謂之抽沙每欲包展入壁而土陷不可城慶歷中有戎人謂元昊曰麟州無井若圍之半月兵民渴死矣元昊從其言城中大窘有軍士獻計曰彼圍不解必以無水窮我今願溝泥使人乘高以泥草積使敵人見之亦伐謀之一端也州將從之元昊望見謂戎人曰爾言無井今乃有泥以護草積何也卽斬之解圍去又陝西通志苗繼宣傳麟城素乏水圍既久士卒渴乏或勸繼宣取污溝之泥以飾堦元昊仰視曰謀謂我無庸戰不三日漢人當渴死今

尚有餘以圻乃給我也斬之城下去攷宋
史張旨守府州亦載此事未知孰是俟攷

附

宋史王凱傳元昊反凱徙麟州都監嘗出雙
峯橋染枝谷與夏人戰破之又竇舜卿傳舜卿
爲府州兵馬監押夏人犯塞舜卿欲襲擊求援
于王凱凱弗應舜卿度事急提州兵出戰勝之
攷明鎬奏議凱在河外凡九年屢有戰功未必
係此一時事

八月破寧遠砦圍府州不克轉攻豐州取之

元昊攻麟州佯言軍士死傷者三萬餘人失輜重

數千以驕中國邊吏一日踰厓野河西山上白草
平攻寧遠破之殺砦主僞禁王世璽兵馬監押王
顯焚倉庫樓櫓皆盡轉攻府州州城倚山險且固
東南有水門崖壁峭絕下臨大河兵從崖腹微徑
魚貫而進城上矢石亂下退攻城北與知州事折
繼閔士卒力戰死傷者千餘人宋史張旨傳旨通
判府州州依山無
城郭旨將城之州將曰吾州據險蔽必不來旨不
聽城垂就元昊兵大至乃聯巨木補其罅守以強
弩中外不相聞者累日州無井民取河水以飲夏
人斷其路旨夜率兵擊之夏兵小卻以宮軍壁兩
旁使民出汲又以渠泥覆積草夏兵望見以乃縱
爲水有餘戰又不勝解去與折繼閔傳異乃縱

列禾稼盡發窖藏徙攻豐州破之知州事王餘慶
兵馬監押孫吉指使三班借職侯秀嚴訓皆死遂
大掠永安來遠保寧三砦蕃族

徇唐隆鎮降首領來守順等

唐隆爲西蕃太部與麟府僅隔一河元昊圍麟府
分兵破之守順請降徙之夏州未幾與麟州蕃官
麻崖府州巡檢默喇俱脫歸中國麻崖默喇皆元
昊脇以入西者也

九月復掠麟府與巡檢使張岳戰于龍門川不勝

元昊旣破豐州回兵復扼麟府使二州隔絕民閉
壁乏飲黃金一兩易水一杯又縱游騎抄襲餉道
邀擊巡檢使張岳于深柏堰不克見近郊田比秋
成分兵據之岳將步卒九百人來爭元昊易其兵
少列陣龍門川以待岳奮力接戰夏兵被斬者數
百級失器械牛羊數千計

獻俘契丹

初仁宗詔河東安撫使移文諭契丹以元昊反奪
官削姓已發兵討之契丹亦以興平公主故憾元

昊使人入聘元昊懼南北合兵會府州折繼閔護
送冬服至麟州伏兵盡奪之遣使獻俘契丹以求
和好

附

宋史郝質傳質與田朮將兵護軍需至麟州
道遇夏兵數千前抄質先驅力戰斬獲頗多又
張岳傳中使促賜軍衣至麟州夏人邀之青眉
浪岳馳往護流矢貫雙頰岳拔矢力鬪夏兵卻
此二事與折繼閔事孰先孰後紀傳不詳

冬十月容州刺史耶布移守貴以兵據琉璃堡戰敗

棄堡走

元昊久困麟府州民及僧道詣闕請益兵廷臣以
二州在絕塞咸議棄河外守保德會并代鈐轄張
亢奉詔至與張岳合兵爲戰守計耶布移守貴以
兵攻之屢敗悉衆據府北之琉璃堡分列三砦亢
使謀伏堡旁深草中伺其動靜見老羌方炙羊髀
卜吉凶驚曰明當有急兵且趨避之衆笑曰漢兒
皆藏頭膝間何敢爾亢知無備夜半引輕騎掩擊
三砦兵倉猝迎戰敗死者三百餘人失牛羊馬馳

萬計遂棄堡走

十一月爭建寧砦大敗十二月盡撤諸路兵還

建寧據麟府之中最號險要元昊令蕃卒據之時
麟州郊賞至府州府餉麟地距百四十里非兵衛
不敢前張亢率所部護送夏人鈔之不得間聚蕃

衆數萬屯柏子砦邀亢歸路天大風亢順風奮擊

俘斬無算轉戰至建寧砦

韓琦安陽集作寧遠宋史郝質傳爲府州都監

與田臚行邊至柏谷敵塹道以阻官軍質禦之寒
嶺下轉關逐北遂脩復寧遠諸砦以扼敵衝所云
柏谷未知卽柏子砦否俟考

砦兵披靡走亢修復砦址夏兵出

兔毛川爭之亢令張岳伏短兵強弩數千于山後
亢所將萬勝軍皆京師新募西人目爲東軍素易
之而憚虎翼軍勇悍亢陰易其旗夏兵誤趨之虎
翼軍力戰伏發夏兵大敗盡撤諸路兵還

慶歷二年

契丹重熙十一年

夏天授禮法延祚五年春正月

遣兵扼金湯城環慶將王仲寶來攻拒之敗績宥州
被圍五日而解

金湯東距延州德靖砦四十里西南距慶州柔遠
砦八十里爲國中和市處元昊自麟府還慮延慶

兵入界以重兵守金湯環慶副部署王仲寶與鄜延都監狄青率兵襲擊殺數百人進攻宥州大掠五日元昊遣兵拒卻之

團練使訛乞哆噉內附

元昊以官爵縻下沿邊逐族首領管三五百帳悉署觀察團練之號景祐中訛乞曾受元昊職與族弟訛介不合慶州蕃部巡檢趙明數遣人招之與蕃官二十三戶內附仁宗厚賜授官已而哆噉亦由嵐石都巡檢司請內屬

二月鄜延兵援綏州卻之遂襲龍口坪

緣邊山坂重複元昊兵行必循大川是時屯兵無
定河鄜延路都監周美擊破之乘勝抵綏州殺僇
酋豪焚毀廬帳夏衆傳箭以拒美于龍口坪築砦
戍守元昊令精騎數千襲之美從百餘騎迎戰相
持數日而解

監軍野利旺榮使蕃將浪埋等詐降于青澗城

野利旺榮與弟遇乞分掌左右廂兵

魏泰東軒筆
錄夏將野利

剛浪陵遇乞二人能用兵山界人戶善戰中間劉
平石元孫任福之敗皆二將謀也慶歷中种世衡

守青澗城用僧王光信賁書問之元昊大怒奪遇
乞兵殺之薛氏通鑑西夏剛浪陵號野利其弟號
天都王皆元昊腹心也宋史种世衡傳元昊未臣
其貴人野利剛浪陵遇乞兄弟親信用事世衡使
王嵩遺書問之皆誅死夏國傳及龐籍傳則言籍
與世衡致書野利旺榮並無剛浪陵名攷石林燕
語龐穎公知延州元昊親信臣野利旺榮遣牙校
李文貴來朝廷幸其至使籍作書答之是剛浪陵
卽旺榮也皆有才謀號大王旺榮尤親信用事駐兵夏

州東彌陀洞卹延經畧使龐籍兩爲保安軍守劉
拯書賂蕃部破丑以達旺榮言公方持靈夏兵倘
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冊之知渭州王沿副總管
葛懷敏亦使僧法淳持書及金幣招之田况集云
旺榮遇乞

分主夏廂兵附近漢界其居常出入從者不過一
二人王沿嘗欲募死士刺之因朝廷不肯出重賞
乃止宋史夏國傳知青澗城种世衡遣王嵩以棗
及畫龜遺旺榮旺榮囚嵩害中歲餘知渭州王沿
總管葛懷敏方使法淳
持書往與种世衡傳異旺榮令浪埋賞乞媚娘三
人詣青澗城种世衡軍前請降世衡知其詐曰與
其殺之不若因以爲間留使監商稅出入騎從甚
寵法淳者崆峒山慧明院僧嘗率其徒力戰以護
御書院及保蕃漢老幼孳畜數萬者也

築阿干城破西蕃瞎玷衆于龕谷

瞎玷與父唃廝囉猜阻始據河州繼徙龕谷城自

立文法無所屬寶元中陝西經畧安撫都監趙玗
招之遺以綈錦瞎毡聽命屢通貢朝廷授澄州團
練使是時元昊築城阿干河旁距龕谷七十里中
國命瞎毡爲緣邊巡檢使出兵圖之元昊惡其逼
遣將攻龕谷大破之唃廝囉不能救

三月慶州築大順城因遣兵戍白豹金湯等砦

自白豹金湯之破官軍一退元昊令蕃衆修復守
禦益固范仲淹謂大兵屢出不據險扼之徒滋怨
毒無益也慶州城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爲夏

人出入必由地密遣子純佑與蕃將趙明負版築大順城元昊懼扼其衝先伏兵河外以三萬人掘戰伴北仲淹戒勿追元昊計不行遂以重兵戍金湯白豹兩城蓋大順成則二城勢孤也宋史范仲淹傳大順既城白豹金湯夏人皆不敢犯攷仲淹奏議云臣竊觀延安之西慶州之東有夏界百餘里侵入漢地中間金湯白豹後橋三砦阻絕延慶二州經過道路使兵勢不接策應迂遠自來雖曾打破無招降之術據守之謀漢兵纔回敵據如故又李復圭傳熙寧三年遣別將破其金湯白豹西人和市又地理志進築白豹金湯俱在元符二年則慶歷中二城尙未內屬未可云犯也

按元昊乘中國久不用兵蹈瑕竊發以游兵困

勁卒以甘言悅守臣一旦連犯亭障破金明李
士彬執砦門高延德而並邊籬落大壞擒劉平
于三川口死任福于好水川而西州勁兵盡亡
勢實駸駸不可制矣然而兵敵士寡憚于深入
其屢次入邊不過爲擄掠計初未嘗據守城砦
也惜宋人計疎失于防禦觀于青澗旣城大順
繼築金湯白豹勢漸不支其兵力不可概見耶
獻俘契丹以請師契丹出兵次幽州

宥州界首蕉蒿砦距大順城不及五十里范仲淹

使供備庫副使范恪破之元昊遣數千騎赴援恪
弓勝一石七斗矢鏃如鐸每發輒貫二人衆不敢
逼已而總管杜維序鈐轄高繼隆又分兵襲新築
漢乞薛馬都鬼三砦元昊慮漢兵深入以所掠緣
邊人馬獻于契丹請援契丹集兵幽州聲言分侵
河北使西南面招討使蕭塔列葛約元昊出別道
以會中國疆候戒嚴通判安肅軍李及之言契丹
與夏人姻故出兵姑應其請必不終失誓好願毋
過虞已而兵果不出

西蕃兀二族來降夏四月知環州种世衡討破之

元昊數誘屬羌爲助環慶路酋長六百人約爲嚮導范仲淹知其謀卽日行邊稱詔犒賞諸羌悅服聽命惟涇原間明珠滅臧兩大族步騎數萬號勁勇北有二川直接夏境仲淹嘗請遣使招撫輒以所受賜物呈送元昊作歸投質驗元昊授以官同肆劫掠涇原路計討之仲淹以二族道險難攻而止已二族誘環州兀二族受元昊署號結盟入擾仲淹欲離其黨使世衡招諭不聽世衡令內屬蕃

官慕恩率兵掩至其地討破之其族百餘帳皆降

附

范仲淹奏議環州都監郝緒于安塞堡入夏界折卻使臣軍官兵士四百五十餘器械無數攷此事于實錄宋史未見

與延州官軍戰橋子谷不克

初夏兵入漢界官軍分地謹守不敢拒戰故往來如履無人之境自鄜延環慶諸路設備復佈探馬偵候兵至卽會合掩擊于是稍知顧忌時延州守龐籍以金明西北渾州川水土肥沃川尾橋子谷

爲夏國險隘令部將狄青築招安砦于谷旁元昊遣兵三萬爭之麾騎挑戰六班散直張玉持鐵簡出鬪夏兵辟易退還自是興靈東界兵不得併力西出

夏五月宥州侍中默香內附請封冊

默香素掌宥州兵馬龐籍使鬼泥族軍主阿克入西偵伺默香告以國主請兵契丹使爲備旋與其屬堪嵬布遇乞遣人賫告敕請內附求封爵仁宗授順德軍節度封順德郡王賜姓名白守忠堪嵬

會州防禦使布遇乞敘州防禦使各賜襲衣金帶
然香等仍居宥州如故

遣兵援黑神堡復犯延州

元昊築黑神諸堡扼延州要路東路都巡檢馬懷
德平盪之元昊遣兵四萬躡其後復入延州界趨
僕射谷懷德分兵數千據谷旁高原以待夏兵恐
失地利揮衆搏戰懷德力拒不得進

六月錮延州將王嵩遣教練使李文貴請和

青澗僧王光信趨勇善騎射習知蕃部山川道路

种世衡知青澗城時使爲嚮導數盪族帳奏爲三

班借職改名嵩世衡爲蠟書遣嵩遺旺榮

沈括補筆談世

衡以軍機數條絮袍一與嵩曰至彼須百計求見遇乞非此人無以得其腹心嵩如所教間關求見遇乞與宋史言浪埋等至朝廷知王有向化心命世衡傳異

爲夏州節度俸錢月萬緡旌節已至促其內附以

棗綴畫龜喻早歸意旺榮得書大懼自所治執嵩

以獻

魏泰東軒筆錄嵩持書及山界卽爲邏者所得賁書以見元昊宋史夏國傳旺榮得書笑

曰种使君年亦長矣何爲此兒戲卽囚嵩窖中亦與世衡傳異

元昊疑旺榮貳已

不得還所治錮嵩窖中

呂輿獻文集記世衡遣嵩入夏事頗詳宋元通鑑備

載之其說甚俚遣文貴佯以旺榮旨報世衡且言不達書意或許通和願賜一言文貴亦言用兵以來資用乏困人情便于和時世衡已去青澗龐籍疑其詐留文貴不遣

西夏書事卷十五終